



问情之飞刀

大宋探花

借一点历史因由
描一场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
酿一碗古今官场的麻辣鲜汤
弹一曲富贵红尘的高山流水



团结出版社

波涛汹涌的政治风云，迷雾重重的灭门惨案，
风波迭起的劫持之旅，心迹难言的“断袖”之好，无意落江湖，
却被江湖高手强行收为弟子，成为江湖第一山庄的唯一接班人。
探花郎飞刀问情，刀刀都是情天恨海……

瘦影
SHOULING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宋探花之飞刀问情 / 瘦影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26-5249-1

I. ①大… II. ①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7916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5249-1
定 价	59.80元

(版 权 所 属 盗 版 必 究)



第一章 引子	001
第二章	003
第三章	010
第四章	013
第五章	017
第六章	021
第七章	026
第八章	030
第九章	034
第十章	038
第十一章	042
第十二章	046

第十三章	050
第十四章	054
第十五章	058
第十六章	063
第十七章	068
第十八章	072
第十九章	077
第二十章	080
第二十一章	084
第二十二章	089
第二十三章	096
第二十四章	101
第二十五章	106
第二十六章	110
第二十七章	116
第二十八章	121
第二十九集	125
第三十章	127
第三十一章	131
第三十二章	136
第三十三章	142
第三十四章	147

第三十五章	152
第三十六章	158
第三十七章	164
第三十八章	169
第三十九章	174
第四十章	180
第四十一章	185
第四十二章	191
第四十三章	196
第四十四章	202
第四十五章	206
第四十六章	211
第四十七章	214
第四十八章	220
第四十九章	226
第五十章	231
第五十一章	236
第五十二章	240
第五十三章	245
第五十四章	251
第五十五章	256
第五十六章	262

第五十七章	268
第五十八章	274
第五十九章	279
第六十章	284
第六十一章	289
第六十二章	301
第六十三章	308
第六十四章	314
第六十五章	321
第六十六章	326
第六十七章	334
第六十八章	339
第六十九章	345
第七十章	348
第七十一章	354
信王番外	381
徐清之番外	386

第一章 引子

深夜，月明如水。

汴梁城内依然灯火通明。明天就是此次秋闱的殿试之日，仿佛这城里人人都没了睡意，整个城市都在紧张而忙碌着。

隔着皇城一条街的一家客栈里，李幼莹正坐在桌旁奋笔疾书，她的旁边，侍女银子正一脸焦虑地看着她。

银子没法子不焦虑，明天可是殿试啊！她家姑娘要是被皇上发现了身份那可是立马被斩首的事儿。“可是……姑娘，你明天真的要去？”

李幼莹放下笔，严肃地看着银子，“银子，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少爷，你家大少爷李羽轩！”

听到大少爷几个字，银子的眼睛红了，低下头去。

李幼莹不再理她，继续看书写字。银子见状，默默地退了下去，去整理旁边的男装，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过了很长时间，房间里面灯熄灭了，只留下月光照在窗棂上。

房间里的李幼莹根本没有睡着，她的眼前又浮现了五年前她醒来那一刻见到的满屋子鲜血，和地上倒着的横七竖八的尸体，还有身边正在号啕大哭的双胞胎哥哥和侍女银子，从那时候开始，她的哥哥李羽轩就发誓一定要为自己家的满门血案报仇。

这五年里，她哥哥李羽轩变卖了家里的一切财产，带着女扮男装的她和银子隐居在了汴梁城外五十里的郭家庄。他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都是以哥哥弟弟相称。李羽轩知道凭他之力，要报仇无疑是痴人说梦，只有发奋读书，去考取功名，当有一天他位极人臣之日，就是他报仇雪恨之时。

这五年里，李羽轩一路名列前茅拿下贡试，省试，直到……前天。

是的，前天，李羽轩在积极准备殿试的时候暴病身亡，死不瞑目。就在哥哥死亡的那一刻，李幼莹知道，为父母家人报仇的这条路，从此只有她一个人前行。她以李羽轩的名义对外宣称弟弟李幼莹暴病身亡……

明天，就是殿试。李幼莹眼泪流下来，从明天开始，她就是李羽轩，这世上再无李幼莹这个人。

第二章

殿试出乎意料的顺利，没有人对她有任何怀疑。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榜眼苏轼给吸引住了，他的风采，几乎让整个朝廷为之疯狂。准确地说，是状元徐清之，榜眼苏轼，和她这个探花郎的风姿，让整个汴梁城为之疯狂。

从殿试到琼林宴，再到现在……看着黑乎乎的茅厕，李羽轩无语问青天。

还大家闺秀呢？还高官卿相呢，我呸！都把我虐待躲到这臭气烘烘的茅房里来了。

不过苏轼真叫一个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一米八几的个子，俊美无双的脸蛋，天生一双含情目，高挺的鼻梁，坚毅的嘴角，让人感觉如峡谷青松般冷傲，又如深谷幽兰般清淡，让她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都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心脏漏掉了半拍。

可是人家有先见之明，赶考之前就已经结婚了。

李羽轩无聊地扯着耳边的几根头发，自己怎么之前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早知道就不叫银子做书僮而让她做老婆了。这时候把银子那母老虎放出去，在街上随便咬死几个花痴，她哪会沦落到现在这模样？

003

一失足成千古恨！

状元徐清之也不错啊，儒雅聪秀，飘逸潇洒，人品一流。这些抓郎团的人为什么就盯着他这个第三名不放呢？打从昨天殿试后赴琼林宴回来，

她就不敢回住原来的那间客栈了，远远望过去，那媒婆是里三层外三层排队等着呢，就等着她回去把他四分五裂，炖了，蒸了，煮了，然后吃个骨头都不剩。

可是这临安城内，现在要找个不认识她的人太难了，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那就更是痴心妄想了。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估计这几天城内的猫猫狗狗都听烦了，在造反呢。这不？外面那黑狗又在汪汪汪乱叫了。

前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和守门的书僮银子的声音，“你不能进去，我们家少爷在里面。”

一个温柔低沉的声音传过来，“小哥，我不上厕所，我就进去避一下，等后面的人走了，我马上出去。”听着声音就知道是个读书人。

不是又一个进来躲债的吧？真是苦了这满城的抓郎团了。李羽轩悄悄地靠近门口，从窗外望去，外面那个苍白羸弱的书生不是状元徐清之还有谁？此刻正苦着一张脸，焦急万分的样子。

哈哈！李羽轩大笑起来走进门口，“徐兄请进来吧！只是陋室太臭，怕辱没了状元郎的面子呢。”

见里面的人是李羽轩，徐清之一下子露出了笑脸，一步跨了进来，“李兄如此风采，都不怕臭，我又算什么呢？”

“我是久而不闻其臭了！”说罢，两人相视大笑起来。堂堂的状元郎和探花郎，居然成了同是厕所沦落人。

外面隐隐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和人声，两人互看一眼，同时停止了笑声。直到外面静悄悄的再也听不到人声，李羽轩才小心翼翼地问外面的银子道：“他们都走了吗？”

“暂时都走了，少爷。”

唉，李羽轩郁闷地摸了摸鼻子，这可得想个办法才行，这厕所也不是常待之地。先不说别的，要真待上一天，那还不得直接变成蛆虫爬出去？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徐兄，你不是尚未婚配吗？怎么也要躲躲藏藏的来避难？”

“李兄，我正想问你呢，你不也尚未婚配吗？怎么也要躲在这里来避难？”

“嘿嘿。”李羽轩干笑一声，“我有了婚约的，没拜堂而已，你呢？”

“我？尚无意中人，只是千金小姐，不敢高攀。宁愿得一小家碧玉，半拙半贤，一起读书习字，畅游于山水之间。”徐清之望着外面，随口答道。

“徐兄，人情练达即文章，徐兄就没想过找一高卿富贵人家，助自己一路青云直上？”李羽轩没想到贫寒出身的徐清之竟然是这想法，不由对他另眼相看。

“哈哈，李兄说笑了，徐某从未想过用攀龙附凤来毁了我读书人的骄傲。我们还是想办法先出去再说吧。”徐清之皱眉看着厕所里黑乎乎的地板，“我还真是佩服李兄在这里能待下来呢。”

“我啊，臭皮囊一副，配上这臭厕所也是相得益彰了！”李羽轩知道自己刚才那话问得突兀了，说着往外走去，“走吧，徐兄，咱俩换个香一点的地方待去。”

两人出了厕所，一路上跟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转到了外城的护城河边。在河边找了个隐秘的地方坐下，徐清之望着远处大路上的人来人往重重地叹了口气，“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探便长安花。东野先生此言，的确是入木三分啊！”

李羽轩望着坐在对面的徐清之俊朗却略显苍白的脸，此刻本应是兴高采烈的脸上居然有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她微微有些诧异，故意笑道：“这话也就是你这状元郎发发牢骚罢了，此刻谁不羡慕你一日探便汴梁花？呵呵，你自己不去探，那也怨不得别人……”

听了他的话，徐清之也笑了起来，“探花不是你吗？难怪这汴梁城里的大家闺秀有一半儿是冲着你来的。你说你，不是辜负了这大好的美景良辰了吗？”

李羽轩枕着头靠上旁边的大树，望着徐清之，“看不出啊，徐兄，这

几日里见你都是斯斯文文，沉默寡言，没想到也有想法这么邪恶的时候啊……”

“我吗？咳咳……”徐清之看着李羽轩脸上有些调皮和戏谑的微笑，看着他那双笑意吟吟的微微向上的丹凤眼，俊脸不自觉地一下红到了耳根，“我这不是跟李兄你现学现卖的吗？”

“我？我可是谦谦君子，从不说这些花间词话……哈哈哈哈哈。”李羽轩看着徐清之的窘样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徐兄还请不要诬赖我！”

时间在两人的说说笑笑中很快就过去了。看着已经昏暗的天色和在秋风的凉意里衣衫单薄的徐清之，李羽轩摸了摸肚子，“我熬不住了，这里造反了，中午银子买的那烧鸡也不知道是鸡奶奶还是鸡祖母，咬得我在这边脸颊还生疼。我们还是想办法先回城里去吧，我要好好地吃一顿。”说完叫过身边的书僮，“银子，去前面看看还有没有抓郎团的人在。”

徐清之听完李羽轩说的话，待了一会儿对着他摇了摇头，“李兄，你还真是大俗大雅啊！”

“那是！这叫真名士，真风流。”李羽轩知道徐清之是在指她刚才的话过于粗俗，可是这粗俗如今是她的护身符。李羽轩苦笑一下，走过去在他的肩上一拍，“走吧，徐大状元郎，我请你去好好喝一杯。”

进了城，两人都不敢光明正大地晃到哪家酒店里去喝一杯。开玩笑，这可是关系到身家性命和一世清誉的事情，要是被那些无良的抓郎团的人看见了，徐清之还好，她这颗跟了她二十年的脑袋就会很快跟她说再见了。

徐清之当然没想到了她的心思，他只是担心他们两人被人认出来。两人站在一处黑暗的屋檐下，望着灯火阑珊的汴梁城都没有说话。

李羽轩的目光落到了前面一条街上的大红灯笼上，她知道那条街就是汴梁城里鼎鼎有名的花街，应试前她曾经在那里转过一圈，也刻意去听别

人说过不少那里面的风流韵事。她知道是男人就逃不过这些地方的应酬，先知道一些事情也可以有备无患。

李羽轩看着身边的徐清之微微一笑，“徐兄，小弟之前答应你找个香的地方待去，现在我们就寻香去吧。”徐清之随着李羽轩的目光看到那片艳丽的红光，退了一步，看着李羽轩的眼神有些许疑惑，“李兄也喜欢那些风月场所？”

“走吧！”李羽轩知道像徐清之这种读书人自命清高。寒门学子，成功来之不易，自然是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权宜之计而已，不会让你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要不，你就在这儿待一个晚上吧，我不介意的。”话虽然这么说，李羽轩说完还是看着徐清之。要她一个人走进那里面去，她心里还真没底儿。徐清之虽然有些迂腐，但好歹也是个伴儿，就是放在身边做个摆设也能增加点胆气。

她突然发现自己看着徐清之的笑容也有些底气不足。不知道徐清之是不是也看出了这一点，犹豫了一下后突然露齿一笑，“走吧，咱们一起去。”

李羽轩听人说过，这条街上最里面的那个叫“品香居”的院子就是这汴梁城里最好的青楼，里面的姑娘个个琴棋书画样样都会，而且很多都是卖艺不卖身的。当然，你还得有足够的银子才能够进去。

李羽轩现在和徐清之就站在品香居的门口。品香居门口就挂着两盏大红的灯笼，站着一个迎客的龟奴。除了听到里面传来悠扬的琴声，竟然是听不到一点的嘈杂有喧哗。大门两旁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下联是：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横批：品香随意。

徐清之读着对联呵呵一笑，“好一个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这风月勾栏，也因这句话而变得清雅无限了。”

看见他们两个过来，里面的院子里转出一个扎着双环的小丫头，“两位公子请进！”

李羽轩瞅见后面又来了人影，拖着徐清之走进了院子里，“请姐姐前面带路。”院子不小，里面亭台楼阁，假山流水样样齐全。

小丫头带着他们两位转过院子，走进了一间灯火通明的屋子里。屋子很大，里面的陈设很是奢侈和铺张，不过色彩调和得很好，不会让人觉得俗艳和夸张。恰到好处地显示出来这里的富贵奢靡和雅致不俗。

李羽轩的目光刚从这房间里扫过，一个举手投足间风情无限的半老徐娘马上娇笑着迎了过来，“两位公子请进！小香儿，快上上好的香片！”

两人不用猜也知道这位就是这里的妈妈了，李羽轩还是不由自主地有些紧张，抿了下嘴唇，“妈妈客气。”

那妈妈是久经风月之人，一眼就看出眼前的两人是新客，笑着走过去挽上李羽轩和徐清之的手臂，把两人放到屋子中间的桌子上坐下，“两位公子，想找什么样的姑娘呢？”

“哦，我们就是闷了来听听曲的，妈妈为我们找一间清雅的上房，整一桌酒菜，再找位会弹琴唱曲的姐姐就是了。”李羽轩很快调整了情绪，对着那妈妈含笑说道。说完，从身上拿出了两锭足银，放到了桌子上。她知道在这个地方，只有银子说话算话。

妈妈笑嘻嘻地接过银子，“两位公子好福气，今儿正好有我们品香居的头牌姑娘闲着呢。”说完轻轻地拍了一下手掌，一个小丫头从屋子后面走进来，对着李羽轩两位深施以礼，“两位公子，请随我来。”

他们正移动脚步准备离开，听到屋子外面传来了一阵肆意的大笑，随着笑声，李羽轩看到那妈妈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变成了一朵花。

她觉得有些奇怪，回头往后面望去。

正好碰到一双瞪得圆溜溜的大眼睛正看着他。眼睛的主人看到他们，马上大叫起来：“状元郎！探花郎！”

这人，正是仁宗皇帝唯一的亲侄子信王爷。仁宗的弟弟信王赵祉的儿子。赵祉早逝，由他的儿子接了王位。

李羽轩看到他，听见他这一咋呼，马上两眼一闭万念俱灰。从小熟读《孙子兵法》的他，怎么就忘了“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这句古训呢？

一旁的徐清之见是信王，不敢懈怠，马上走过去见礼，“下官徐清之见过王爷！”

“呵呵！”信王挥退两边的手下，“外面守着去！”上前扶起徐清之，“状元郎不要多礼，这里不是朝堂之上，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说完看着还待在那里的李羽轩笑道，“怎么啦，探花郎，不愿意看见本王吗？”

李羽轩听见此话，马上把自己从神游里拉回了现实，从嘴角扯出一个微笑，“下官参见王爷。不知王爷驾到，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哈哈……”信王大笑走到桌子边坐下，“怎么样，昨天晚上本王对你说的话可想好了没有？”

李羽轩本想在这烟花靡靡之地，信王不会这么快想起这事才对，混过了今晚，明日朝堂听封之后，再想办法也不迟。

不料信王马上就开始进入正题，连叫姑娘的事儿都忽略了。他知道今晚上是混不过去了，只得挺直了腰背上前答道：“下官蒙王爷厚爱，本当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只是家中已有未婚妻，还请王爷不要陷下官于不情不义不信。此事，万难从命。”

第三章

房间里一下陷入了沉默。

李羽轩低着头都感觉到了信王的目光正在炯炯地盯着她，那犀利的目光仿佛要把她层层剥开了看个一清二楚。她知道昨天晚上的琼林宴上，信王就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今的信王爷有断袖之弊，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秘密。

不过昨晚，还真是这信王爷给她解了围，不然她今天可能就不是待在茅房里，而是待在牢房里了。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昨晚皇上有意把卫国王公主的小女儿福安公主许配给她。就在她急得无计可施的时候，一直在打量她的信王爷走到皇帝身边，大包大揽地把这事给揽了下来，皇上才没有在宴会上赐婚。

信王身边，久经风尘的妈妈见到这情形，心里也猜到了个八九不离十，她可不想在她这品香居里发生什么事情，影响到她品香居的名誉。看着信王不说话，她摇身走到李羽轩身边，夸张地笑道：“哎哟，这两位就是状元郎和探花郎啊，我可是听坊里的姑娘们议论，说两位都是俊俏得如花儿一般啊，生生儿的把我这里姑娘们的魂儿都给勾走了。香儿，去绣楼把姑娘们都叫出来，就说信王爷和状元郎还有探花郎今儿都来了咱们品香居，大家都出来热闹热闹。”

李羽轩听到妈妈的话，马上松了一口气，知道今天这一劫算躲过去了。信王不至于在这品香居里和老鸨翻脸。抬起头来，正对上信王对她似